

新詩組  
季軍

呂少龍



我，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心理學系，現就讀於香港大學文學院三年級，主修比較文學。找到一個半工讀的好方法，因而故作神秘，與時代嚴重脫節。信主，除祂以外沒有別的神明。看透生死，準備流浪，可已屆適婚年齡，計劃安放不妥協的靈魂，視何姑娘為從北角翩翩走來的一朵水仙花。擁有着雙重身份，在駕馭那種被拋擲與被抽離的循環時，往往不知所措。

## 司徒薇——一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傳記

關於時代，從來難以用顏色分開

歷史的承載：那邊帝國時代的藍色航海

這邊火紅年代裏挑戰邊界的學生與極權競賽

選擇殖民體內，或是浮沉於體制以外

蒙灰的港口漸瘦，去殖的高樓築得多麼虛浮

根據某次訪談，司徒薇透露多年廢寢忘食

只為照料病榻裏萎縮得如一顆糖果的父親

她說：我不嗜甜，但死去的父親還活在糖果裏

司徒薇，稍胖，蓄短髮，生於 1984

預算卒於 2046，享年 97 歲。她的行徑

與時代嚴重脫節。這一切與過度消費無關

這一切與劇烈運動相關。司徒薇的嘴裏

蘊含轉機，嚐着一顆苦澀的糖果，失語地研究運動

如何令失根的城市固本培元、排清毒素

她深造回港後，親身見證了多宗公開的謀殺案

譬如一條老街、一個碼頭、一座殖民隱喻

它們彷彿皮肉的公共性被推土機凌遲、肢解

血肉模糊地成為誰的食材？被財團的鍋爐騎劫

啊！被炒熱，最終擴散成無法解構的癌腫瘤

因此，司徒薇患上隱疾，常常躲在糖果裏嘔吐、哭泣

每逢喜慶吉日，她習慣赤裸，來到一條不存在的街道

沐浴如雨嘩啦啦降下的喜帖和紅封包

抖落身上唐樓遺址的灰燼——民間的沙塵暴

司徒薇痛定思痛，吐出老去的糖果，一條腿走進學院

用比較文學的魔幻竄改歷史的真實，以喧嘩的筆桿

與消音的水馬巷戰；另一條腿坐上西西的飛氈

拖曳垂死掙扎的碼頭，遠離話語單一的殖民港口

說一代人跳躍的故事，演一代人擲雞蛋的默劇

在公民的廣場，她宣告：留屋又留人！不遷也不拆！

拒絕讓回憶紮根於博物館扭曲了的空間

質問一堵自閉的牆怎麼能夠拼湊老街坊的臉孔

怎麼能夠收編一筐筐鄰舍的關愛、情人的款待

司徒薇手持擴音機闖入博物館，以溫柔與暴烈的舞姿

驅逐館內商品的膜拜者，佔領開顯群眾的公共場域

為避免種族般的街坊清洗，她重新擦亮傳統手藝的招牌

使繁雜的社區脈絡保有活人的溫度。而這一切與情慾無關

後來司徒薇將紅白藍膠袋統統塞滿了學院的論述

天光墟般在街頭免費擺賣，她叫賣：讓論述走進群眾

讓曾經修習她的課的學生舌頭都生滿繭

在每年回歸紀念日，黃幡翻飛下，在街頭聲嘶力竭  
他們冒着喉頭被鎖上手銬的恐怖，生吞警察鎮暴的催淚彈  
腳下草根的發音是絕食的果實，沿路他們把房屋髹上藍色  
這是天空遺失的顏色——本土保育的亮點

自司徒薇夾帶私逃，辭去教務，行踪變得飄忽  
也許她在灣仔修繕藍屋的社區網絡；  
也許她在菜園新村與阿迪有機耕作；  
也許她在消失的街道印刷傳統的愛情；  
也許她在被解體的碼頭遺址垂釣回憶……  
近日獨立媒體報道：一名中年女子徒手爬上國金中心  
並且啃噬鍍金的幕牆，眾說紛紜裏我認出  
那人就是——司徒薇教授

## 得獎感言

認識司徒薇教授是從比較文學系校友紀念集某張相片開始。朦朧的效果中，她手持煙斗，側着臉，彷彿定睛着相片有限框架以外的一個無何有之鄉，任重道遠，儼如一個文藝腔的佛洛伊德。而後來，上了她的後/殖民主義課，才發覺她是一個還未長大的女孩。寬鬆的衣着，蓄短髮，帶了一種禪味，與刻板的教授形象截然不同。

慶幸她在課程的內容中，找來了本土行動的朱凱迪作嘉賓演講。黝黑的朱凱迪，以沙啞的嗓音講授了新界鄉事制度的沿革，大家才明白本土行動的抗爭一路走來，對香港這個家，原來如此陌生。及後的田野考察，那徒步穿插十八鄉的「不如行萬里路」，追溯昔日反高鐵抗爭的鄉土背景，可惜工程車往來不住，面目早已全非。一步一步的踏在陌生的新界土地，內心有點激動。

沿途聆聽司徒薇教授的保育計劃，如何由灣仔的藍屋出發，經過天星碼頭、利東街，來到新舊菜園，她努力將一些被擠壓得垂死的本土發音從單一的話語中救贖出來。有趣的是，我在隊列的後面，看見司徒薇教授有時會不經意的躍出幾個天真的姿態，教人哭笑不得的同時，可以想見，如臨大敵的前景，她的內心彷彿毫無顫抖。

這樣有趣，所以我上網翻查司徒薇教授怎樣從英帝國殖民的歷史走過來。那

些在天星碼頭的演講視像片段裏，她振振有辭，溫婉的聲線中馳騁剛有力的辭令，雖然隔着熒屏，隔着時間，我整個人彷彿也被感動了。

在某次訪談中我更有幸深入了解司徒薇教授的家庭背景、性格、學生年代和人生哲學等。讓我明白到，作為一個有信念的學者、老師應該具備一種甚麼的氣魄，如何回應生命，即使在廣場以賣藝的形式授課餬口，無論路過的群眾認同與否，隨緣樂助也好，一笑置之也好，如存在主義大師沙特般拒絕隸屬於某種體制而避免失真。這樣，一天過去，明早醒來，面對着窗外明媚的陽光，也許無悔無憾。

是故以此詩向司徒薇教授及所有默默耕耘的本土保育運動者，致敬！

## “ 評審意見

### 鄭愁予教授

這是一首相當複雜多層面的新詩，一種敘事詩的別裁，抒情性不及社會批評性的意味濃厚。至於時代的對比，歷史的承載，這種內涵也可以用散文體達成。然而作者又用了隱喻的手法，製造了隱喻中心，譬如說「糖果」以及「苦澀的糖果」，很明顯這是一種甜蜜的欺騙，最後「躲在糖果裏嘔吐。」主角司徒薇並非是虛幻的，她生存在香港及大陸的陰影下，她有思維的能量，抗衡現實的勇氣，可是沒有路線，很難說目的在何處，她不虛幻只是失落，她的隱疾卻象徵了城市的毒素。讀這樣的詩是困難的，不過作者使用多樣的象喻，語言豐滿，造成人生大量的反諷，正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仍然是堅持了社會的良知。

### 葉輝先生

信是學生以詩為老師所行所止立傳，民間語言文融於文化術語，恰恰就是詩中人物從學院走入民間的歷程。